



十八羅漢 醫者的容顏

一位神經外科醫師，
在有些冷酷的外表之下，
究竟蘊藏何等炙熱的真情？

從困頓的日子走來，
他隨順因緣的性格，
一路單純而不留陰影。

毋須病人感謝，
但求自己盡心盡力，
作為醫師，
該放下手上的X光片，
親自走進病人的心，
成為病人一輩子的朋友。



十八羅漢之十四

當真情湧現

大林慈濟醫院神經外科主任 陳金城

文·圖 / 于劍興

「……謝謝啦！……」

進到診間後便任由著老伴、兒子和醫生對話的阿嬤，眼神看不出飄向何方。靜默許久後，不經意的蹦出簡潔有力的三個字「謝謝啦」，喜出望外的家屬趕緊補上話：「她光是聽到陳醫師的名字就很高興！」

望著輪椅上的阿嬤、因為病情進步而滿意的家屬，在陳金城的臉上依舊看不出太多的變化，但了解他的人知道，他的心，應該正在微笑著。

因為水腦症，阿嬤來到大林開刀。之前，她便有失智和尿失禁的情況，開刀後又不小心跌倒，結果造成硬腦膜下出血。但再次讓陳金城治療後的阿嬤，狀況很好，好似換了個樣。

「在家可以慢慢的走，精神變得很好、很快樂，還會和人打招呼！」家人愉悅的描述著因禍得福的阿嬤，陳金城說：「阿嬤這次受傷撞擊到額葉，對個性可能有些影響，有些病人精神反而會更好。」

說也奇怪！年紀輕輕就有一頭銀髮，



該給病患什麼樣的治療，雖然已經經驗豐富，陳金城還是會再三推敲研擬，因為讓病人好最重要。

總是給人不擅言笑、甚至有些酷樣的陳金城，卻能讓病人一走進診間就像看到老朋友般的和他打招呼；而他，有話直說，該馬上開刀、該吃藥就好，他心裡對病人各異的情況已有個準，不會讓病人有所疑惑、甚至不切實際的期待。



神乎其技和鐵人的封號，可不是一蹴可及的，是長時間的鍛鍊和投入的結果。

也許，正因為病人看到了陳金城遇到的心、實際的行動，「距離」，便不存在彼此之間。

有星辰相伴的夜晚

再苦的日子，對年少的陳金城來說，都像是理所當然。在他心中，不留悲、苦；有的盡是記憶中抹不去的「快樂」片段。而他單純、直接，做所該做、但不強求的性格，一路到現在，絲毫不變。

假日的晚上，剛失業的父親喚著升上國小五年級的陳金城：「來溪邊抓魚

去」。拎著鐵盒便當，父子倆騎著單車，摸黑出門。而這一去，不見天光是不會回家的。因為這一去寄託的是家裡未來幾天的生計，其實，對孩童時的他，這可是再好玩不過的差事；尤其，還有便當可吃。

佈好了「登」土虱的陷阱，在岸邊找了塊平坦處坐了下來。在一片漆黑、只有星空為伴的夜幕中，邊釣魚、邊豎耳聽著陷阱有否傳來鈴鐺聲。一晚折騰下來，累了，就以大地為床，以手為枕睡去。

有時，父親會叫自己去找紅蚯蚓，那

可是釣鯽魚最好的選擇。「去到應該是做豆腐的工廠吧，在距離工廠排水口一些距離的地方，是一堆爛泥巴，一手挖下去，有非常多肥大的紅蚯蚓」，那股爛泥的臭味，到現在，彷彿依稀可聞。

其實，父親有一手打鐵的好手藝。但陳金城一直不太明白，為什麼父親總是做兩天、休三天？常常，鐵店老闆會登門央托父親趕快去幹活。而從有記憶以來，「搬家」像家常便飯般！有好幾次，只是從村裡的這一家搬到另一家。搬家，是因為沒錢付房租。從小，因為父親三天兩頭在外，而母親的身體不好，陳金城和七個兄弟姊妹得靠自己打點生活。課餘時，陳金城釣過青蛙、到食品工廠剝芒果皮、搬磚塊、搬紙箱。那時，家裡是公所列冊的「三級貧戶」，每逢佳節便有領錢的通知單寄來，或是有慈善團體送一斗米、五十

元，對家裡都是一陣「及時雨」。

自助餐的滋味

除了國小一年級以外，一直到高中，陳金城幾乎過著沒有早餐、午餐的日子。不過，回想起來，倒也不覺得有什麼特別餓的感覺。現在當了醫師，早餐也常是略過不吃的。

「國小一年級時，舉家遷到民雄的山區幫人家顧山，而父親則仍到山下打鐵，每次隔個兩三天才回來。」陳金城回憶那一年，每天清晨四點起床，和哥哥、姐姐三個人煮好飯，帶著三人共享的大便當，走上一個半小的路去國小上課。偶爾，到校外買塊醬菜來配飯，是一大享受。但是「便當到了中午都冷掉了，而早上煎的鹹魚都已經腥臭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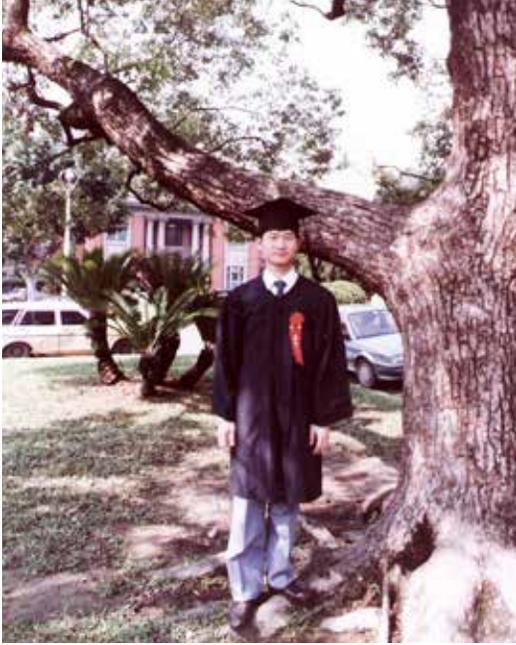
很快的，一家人又回到山下，而只剩下自己上學，早餐午餐也沒得吃了。「下

課後就趕快回家，自己拿飯炒來吃。」或許，父親對家裡的經濟很無力，但偶爾到了午餐時間，父親會拎著肉羹麵來到教室外。雖然，那樣的經驗，屈指算得出來。

到了中學，每當中午下課鈴聲響起，陳金城

雖然陳金城的臉上沒有太多表情變化，阿嬤依舊開心的回應：似乎病患都了解他。





大學畢業留影。陳金城還記得大學註冊時，花好長時間填表格，第一次為自己繳了學費。

便起身到教室外四處閒逛。「國中時，曾有老師幫自己訂了午餐，但不久，就叫老師不要訂了。」因為實在不想麻煩老師，當同學們正在大塊朵頤之際，陪伴他的是灑落一地的綠蔭與撫面的清風。

有一回，高中同班同學請陳金城去外面吃自助餐，那般滋味應該就是人間最美的吧！而那也是唯一的一次。

不放棄學生的老師

自己是如何渡過這些求學的日子，陳金城也沒有答案。其實，並沒有爭取一定要一直唸下去，尤其家中的哥哥姐姐大都在國小畢業後，就外出辛苦的做車床、看護賺錢補貼家用；至於父親，倒也未曾阻

擋，而除了幾次向親友借貸繳交學費、雜費以外，「從小學到高中好像沒有交過幾次學費吧」，陳金城回憶著。

「甚至有一個月沒上學的紀錄！出了家門就躲到甘蔗園裡。」為了沒錢交學費，陳金城以蔗園為避風港，因為他不知道，應該再用什麼答案來應付老師。直到有一天，覺得也該上學了，而去到學校，老師也沒再提學費的事。

其實，除了學費，也沒錢買帽子，是老師在路上撿到一頂送給了他；沒有吃飯錢、到嘉義市區上高中的車錢……，居然還記得，在讀大一「山窮水盡」之際，騎著單車的他在路上撿到五百元。冥冥之中，總是有人適時拉他一把！

到現在，住在大林的「黃老師」都還在叨念著他！國中時期，教陳金城英文的黃老師，一路幫著他；到了高中後，給他零用錢坐車上課、幫他買腳踏車。有些老師知道他的情況，也會幫著買筆、買文具。

本來都是第一名的陳金城，後來因為迷上武俠小說，一度落到班上的第三名，但真正的關鍵是在聯考那一年，感冒的他在考試前一天，吃了不明的感冒藥，到了考場後，題目彷彿都在和自己作對，結果落到台大復健系，沒能考上公費的陽明醫學院，讓許多老師大呼意外。

爾後，不用錢的補習，卻是在撞球中過了逍遙的一年。隔年，他還是想唸不用錢的陽明醫學院，最後是在黃老師的

押陣下，來到台大醫學院註冊。記得爲了辦理助學貸款填了非常久的資料，而這是他第一次，靠著自己的力量，繳出了學費。

或許一路跌跌撞撞，但來到台北，陳金城終究韌性十足走了過來。但那些看似人生的低潮，卻是自己最精采的劇碼，在心頭沉澱。

邁向醫學之路

在過去，嘉義高中向來以考上醫學院的人數爲標榜，陳金城也沒太多思考的，在老師的指引下一路前行，其實，在他的心中只有生活在農村中的點點滴滴。沒有強求，隨順的走來，因緣，真是不可思議。

「不需要任何感謝，病人能好起來，就是給自己最大的回饋！」因爲那表示自己的努力有了成果。陳金城總覺得，根據病人的情況做治療計畫，讓病人因此逐漸恢復健康，那就夠了。就足夠讓自己更加努力、期許再下次做得更好。

猶記得住院醫師時期那段在學長強力指責聲中度過的日子。「你很『低路』，連這個都不會？！」連護士小姐都不尊敬住院醫師，像是打中心靜脈插管、呼吸插管，從不知道到熟練都被嫌棄。這段歲月累積的挫折感，讓他紮實的了解到，「剛開始看人開刀時，總覺得爲什麼要這麼多繁複的手續，但這一切，都是爲了病人好！」

「認真去做！做該做的，做到好就對

了。」那就是給自己最好的「酬勞」。而這也是陳金城待人處世的邏輯，直接而單純！如果只是掛念著一台刀可以賺多少錢，病人和家屬該會如何稱讚自己，作醫師的，大概會有很多失落感吧。

對病人最好的事

有病人讚嘆陳金城的手術「神乎其技」；而從破曉到夜盡，長時間站在手術檯上，足以爲他封上「鐵人」的名號；但這些都是經驗累積與不斷練習、勤於準備的結果。

在面對重大病症時，心中的壓力著實存在，有時不太好睡，有時會比較早起床。「所有的治療，哪怕是做了再多次，可能遇到的困難都不一樣！」陳金城不忘再去翻各式各樣的神經外科書籍、開刀手術圖譜、文獻、上網查資料，爲的是讓手術更爲順利。

該從哪一個角度進去，接下來的步驟……，在陳金城的腦海中，把每一個手術規劃好，整個流程預習一遍，到真正開刀時，都在自己預期之下逐一執行，而不會「見招拆招」，置病人的安全於險處。有一回，原本預計隔天一大早要動的腦瘤手術，詎料，腦瘤在半夜就破了。半夜十一點多，陳金城趕到開刀房，儘管難度高，自己精神也不好，還是勉力在隔天清晨五點順利完成。

隨時都可能有棘手狀況發生，無從選擇；但正因爲早已讓自己準備好了，有



寶貝兒子還會教爸爸用餐前要先感恩。

倪」，陳金城說，其實，手術本身很簡單，但來到醫院後的情況卻已相當危急，整個情勢讓人不由得緊張起來，呈現休克的病人，昏迷指數六分，兩邊的瞳孔都已放大，對光的反應不明顯。

一般病人經過呼吸器的血氧數值會在百

充分的經驗、有飽滿的自信，病人的安危不再飄蕩不定。

別再只看片子

彷彿有一世紀那麼長！雖然只是短短十分鐘的手術，只要放一根管子到腦中而已。陳金城回憶起這段過程仍然悸動不已。

那一天，急診室傳來召喚的訊息。十九歲、稚氣未脫的臉龐，從他院轉來的女孩已經陷入重度昏迷。帶來的X光影片中顯示肺部兩側都是白色！追查結果原來是左右腦中各長了一顆腫瘤，是腦壓突然升高而造成了相當少見的「神經性急性肺水腫」。

立即送往開刀房，因為病人的生命可能在分秒間流逝。「單從病人臉上的斑，就可以看出是結節性硬化症的端

分之百，但女孩只有百分之七十幾，而血壓只有六、七十，當切開皮膚時，湧現的都是黑色的血液。手術中的每一分鐘都是如此難熬！

腦壓終於在術後低了下來，經過呼吸治療，女孩甦醒過來。而透過磁共振造影檢查，發現腫瘤已經把腦部水流堵住，通常這樣的病人容易猝死。但，前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，家屬帶著女孩歡喜地出院。

若從X光片來判斷為單純的肺水腫，只要放根管子治療就好了，但真這麼做了卻可能造成遺憾。因為，如果不看到病人，根本不知道病人的生命已經和時間在拉扯了。

「一定要看病人來判斷問題的嚴重程度，光看片子根本沒有用！」雖然馬上進行手術也不一定救得回來，但醫生應

該醫人，而不是醫片子。

除了生命攸關的抉擇，在診間，同樣也不能只是看到片子就給藥。有時，看到病人的苦，居然是醫生帶來的。「應該看看病人的其他狀況、主訴，再考慮給了病人這些藥就不會中風了嗎？給了這些藥是有效的治療嗎？是否有引起副作用的危險呢？」

看見生命真色彩

曾有兩個一樣病情的人，同樣開完了刀回家。其中一個，有家人殷勤的照顧，不間斷的復健，很快的恢復了往日的光彩；但反觀另外一位病人，沒有家人的支持，只見不斷的虛糜下去，刀等於是白開了！

現在的醫療同樣要靠團隊的力量，而



團隊的力量才能提供給患者最好的醫療。圖右為陳金城正為菲律賓罹患水腦、兔唇等多重殘障病童傑博動手術。

不是單打獨鬥。「像是癲癇手術，要配合內科、神經生理、物理復健治療、藥物改進……」，陳金城說，只要對病人最好、最大利益的考量就去做，而非突顯醫師的個人英雄主義。

因著父親的中風，讓陳金城回到了故鄉的大林慈濟醫院，除了有在台大醫院加護病房一見鍾情的牽手相伴——那個原本認為他是很酷、很冷淡、當時很討厭醫生的可愛護士；也在大林孕育了第一個調皮又討喜的孩子，吃飯時，還會教爸爸「要感恩喔！」只要有空，陳金城就會回家，就會去看看過去照顧自己的黃老師，雖然老師總是不改嘮叨的個性。

過去的日子雖是黑白，但在陳金城的心中除了歡樂，不留殘影。現在的日子縱或燦爛多彩，但他不改單純的性格，

就像他自己形容的：「我只會做一樣事情(看病人)，不會講笑話，也不會上台表演。但要做醫生，就要做到最好，盡自己的本分！」

當年在追老婆時，沒有甜言蜜語，總是默默的陪伴，但終於贏得芳心；現在的陳金城，同樣守著病人，用實際的行動盡心盡力。如同另一半形容的，對朋友，「他是一輩子的朋友！」

